七日談（海外篇）

我的「駑騂難得」

吳　捷

換汽車保險公司，員工在電話中詢問基本信息：「這輛車你開多久了？」「二十年。」對方情不自禁「哇！」然後笑出聲來。我明白她的意思，也跟着笑了，邊笑邊滿臉驕傲，可惜她看不到。

這年頭，能跟一輛車相守二十年的人，大概不多了吧。其實我的車之前還有過兩任車主，今年已是一匹二十四歲的老「馬」了。

在西雅圖讀書時，辛苦做了一暑假的助教，再加些獎學金，買下這輛一見鍾情的「福特」四門轎車。銀灰車身，色澤柔美，線條簡潔流暢，當時的我看來已足夠漂亮；上路試開，「風入四蹄輕」，相當滿意。它最初歸一家租車行所有，三年後轉賣給一個香港留學生。她畢業時急於回港，減價而沽，讓我牽走這匹跑了不到六萬英里的四歲「馬」。交款當天，我們都有些緊張，在銀行一角逐張點數百元大鈔。那是我學生時代做的最大一筆交易。朋友幫我開回家，龐然大物停在門前，晚風溫潤，彩霞滿天。

有了車，飛快考出駕照，行動就自由多了。窮學生，自己做飯，從此買菜再也不必肩扛手提回家；書讀得憋屈了，邀三五好友，驅車輕舉遠遊，登山觀海。我還開車幫同學搬家，去機場接送訪問學者和新生，到流浪者收容所做義工。轉動方向盤，去想去的地方，彷彿人生的前途都握在手中。這輛車載我探索，伴我獨立，也讓我能夠把有需要的人帶一程。我感激而珍惜，勤加拂拭，它在我手中也漸入「所向無空闊」的佳境，成為「真堪託死生」的良駒。

喜悅之餘，想到應當給它取個名字。古來以為駿馬伴名將，項羽騎烏騅，關羽跨赤兔，樂府、唐詩中的「龍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人和坐騎的形象性格都頗相符，但我並非身高九尺、腰帶十圍的武夫。一度想用Pegasus，希臘神話中的雙翼飛馬，後來升入天界，成為飛馬星座，後世用以象徵智慧和詩才。轉念一想，我的車沒什麼仙氣，我這主人也是個窮留學生，天上的詩意固然美妙，手中的大餅更加重要。如何命名，頗費思量。

畢業後辛苦搵工，三次跨州大搬家，如牧民逐水草而居。車像個移動的小屋，塞滿書籍、衣物、帳篷、綠植，後來又多了一隻喵喵叫的虎斑貓。穿過山區，馳入平原，白晝炙烤車身的暑熱，夜間撲向車燈的飛蟲，車輪一圈圈輾過上千英里的寂寞，旋轉出雛鳥單飛頂風搏雨的自信。

攀登打拚，漂泊不定。購物、看醫生、往返機場、參加派對，我的車是艱難歲月中屈指可數的「確定」。無論是加班後晚歸，還是風雨中就醫，酷暑嚴冬，快樂悲哀，它都會在外面靜靜等我，帶我回家。穿過寒夜，穿過憂愁、恐懼和病痛，車燈推開咫尺前方的黑暗，又被迅速包圍過來的黑暗吞沒。我握緊方向盤，咬牙堅持開下去。車內熟悉的氣味和觸感，發動機輕快而規則的鳴響，都像在安慰我：有我在，還有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余光中從香港回台灣前賣掉愛車，寫《秦瓊賣馬》紀念。他說車像馬，是主人個性的延伸。我的車順着我的心意和操控，在陌生土地披霜軋雪，峰迴路轉，不但是我生命和性格的延伸，還見證了一個年輕人在異鄉立足，一點一滴建立起自己的世界。

我的幾個朋友很珍愛自己的老車。一位開廂式皮卡二十六年，里程表顯示二十三萬英里。另一位，柳眉碧瞳的佳人，卻駕一輛上世紀八十年代生產的暗藍色老福特，狀如頂着大型火柴盒的歪斜床墊。初次見她開那老爺車前來，我忍不住哈哈大笑，卻也覺得這車質樸無華，像極了它的主人，遂戲賜名「Rocinante」。西班牙語「rocín」意為「駑馬」，「ante」意為「從前的」。話說堂吉訶德雲遊四方以前，選中一匹又老又瘦的馬並鄭重命名Rocinante，意思是牠雖曾是駑馬，如今成了我這大英雄的坐騎，就不算駑馬了。楊絳先生的《堂吉訶德》中譯本音義兼顧，譯為「駑騂難得」。後來讀美國作家斯坦貝克的遊記《Travels with Charley in Search of America》，發現他也把自己的小皮卡命名為「駑騂難得」，開着環遊美國。英雄所見略同：車的價值和馬一樣，端看它陪主人走過什麼路。

年復一年，我的車也老了。車身色澤暗淡了幾分，增添不少風刀霜劍的痕跡，車燈外殼昏暗發黃，像老人昏花的雙眼。我仍親手洗車，還總會拍拍它，親切道聲「辛苦了」。家人常勸我換輛新車，享受更高級的安全設備，也更匹配我現在的地位，我都婉拒了。伴我多年打拚的「老忠實」，一直精心保養，一向運行良好，各種操縱早已熟悉至極，上車開了就走，如默契老友無需多言。蔡瀾寫過《實用》一文，說自己日常之物如行李箱、手錶、衣褲之類「只求實用，不跟流行，名牌不名牌，有什麼要緊？」

近日忽然想到，將我的車也命名為「駑騂難得」，豈不正好？當年，我以為買的是一輛普通品牌的二手車。二十年間，我發現我買到的是一匹難得的可靠坐騎。它助我砥礪出獨立、堅韌的品格，護翼我走南闖北，從對山川和人事的體察中逐漸認識自己。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二十年的相守，二十年的深情，千金難換。如果有一天它再也打不着火，我會溫柔地告訴它：謝謝你，駑騂難得，你已完成了一輛車最重要的使命，你把一個年輕的學生送到了夢想不到的遠方。



▲十一月六日，在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一隻小狗坐在汽車中等候。　新華社

梅縣提線木偶

文化什錦

明德

十月七日，我參加由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歷史與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梅縣提線木偶非遺文化體驗課堂」。

課堂開始，導師什麼都沒有說，直接就是第一輪示範。

他操控的是一個老生木偶：身穿棕色長袍，頭戴黑色帽子，臉上有戲曲臉譜，下巴掛着長長的黑灰色鬍鬚。導師一邊自己開口唱，一邊拉動線板上的線，背景有音樂配合。木偶做出坐地、彎腰等動作。

這個沒有預告的開場，把觀眾的目光抓住。

第一輪示範結束，參加者報以熱烈的掌聲，講解這才正式開始。

導師先談到這門技藝與客家的關聯。梅縣位於廣東省東北部，是客家人最集中的聚居地之一，素有「世界客都」之稱。提線木偶戲起源於明朝萬曆年間，客家人為避戰亂從江浙一帶南遷，這門技藝途經福建，最終在廣東梅縣落地生根。它以客家方言演唱，唱腔融合客家山歌，成為客家文化認同與情感聯結的重要紐帶。

跟着，他講解提線的學問。操控一尊木偶，基礎需十根絲線，若需做出複雜細膩木偶動作則需三十餘條。從現場所見，木偶身上連着多條黑色提線，全數集中在上方的線板上。線的粗幼有明顯區別：連接頭部和背部的線較粗，負責承載木偶整體重量；連接手腕、腳踝等關節的線則較細，負責做出細膩動作。表演時，藝人一手以拇指與食指掌控線板，其餘八指在絲線間輪轉、挑動、輕彈。

導師又提到，木偶的面部除了傳統木雕，現在也有採用3D打印技術製作。

講解之後，導師進行了大約十分鐘的第二輪示範。

這次他只專注於控制木偶，背景播放預錄的幕後代唱。他操控的是一個丑角木偶：身穿灰藍色長袍，頭戴小帽，臉上有誇張的白色鼻樑和兩撇鬍子，面帶滑稽笑容，身上斜掛一個紅色小包。木偶做出蹲下、彎腰、坐地等動作。

因為有剛才的講解，這次再看示範，感受完全不同，觀眾能看懂每一根線的動向。

互動環節，導師邀請現場觀眾嘗試：有人獨自操作，也有人兩人一組，共同控制一個木偶。

整堂體驗課，我近距離看到提線木偶的操控細節。導師表示入行已經十多年，在台前短短幾分鐘的示範裏展露無遺。這些根線的牽動，讓我對這門客家非遺有了更實在的認識。

維港夜歸人

HK人與事

黃曉華

天星小輪載着滿船晚歸人，船舷擦過海面掀細碎浪，把兩岸霓虹攪成一河晃蕩碎金，順着浪尖滾到夜歸人的衣角。穿西裝的男生靠在欄杆啃剛買的菠蘿包，還帶着烤爐餘溫的酥皮渣掉了一領口也顧不上拍，眼盯手機裏未讀工作消息，鬢角的汗被海風一吹，涼絲絲地貼在臉上。拎着工具箱的裝修大叔坐在船艙角落，安全帽放腳邊，口袋裏老人機正放着老派粵語歌，調子飄出來時，旁邊戴眼鏡的小姑娘也跟着輕哼。船靠岸提示音響起，人們裹着風湧上碼頭，暖乎乎的煙火氣裹着海氣漫上來，這是維港獨屬於夜歸人的溫柔開場白。

船來船往，載着一批批趕路人，送他們到碼頭亮到深夜的燈下。刷卡出站的提示音此起彼伏，碼頭旁賣叮叮糖的阿伯吆喝聲裹着海風吹過來，維港晚風裹着鹹濕海氣，擦過中環玻璃幕牆冷棱，鑽進寫字樓通風口時，沿街霓虹已次第亮起。剛下班的夜歸人裹着一身冷氣從樓宇裏湧出來，連帶着敲了一天鍵盤的滿身疲憊，都沉甸甸墜在衣角。拐過路口就是冒熱氣的魚蛋麵攤，暖黃路燈順着柏油路漫開一片軟光，沿着光走，就能摸回那個放着換洗衣物和熱開水的出租屋。

但晚歸路從來不是只有冷風吹，職場裏不只有冰冷規章制度，還藏着不少軟乎乎的小暖意：茶餐廳後廚總會給晚班夥計留熱飯蒸箱，到飯點能領一份滿當當的燒味飯，掌勺阿姐總偷偷多夾一塊焦香脆皮燒肉，還記得常來的夥計愛要奶茶走冰、凍檸茶少甜，油香裹着暖意落進胃裏時，站了一天的腿腳酸疼都能輕幾分。寫字樓前台會給加班到深夜的員工留門禁卡，抽屜裏永遠備着免費感冒靈和暖寶寶，走時還會塞你一顆橘子糖。單位發的加班餐補足夠買一杯熱飲加一份魚蛋麵，捧着暖乎乎的杯子走在深夜街頭，吹過來的風好像都沒那麼刺骨了。這些細碎的小溫柔，總能讓漫漫長夜的加班路，多了一點值得盼的甜。

這些藏在日常裏的小暖意，也在悄悄提醒我們，工作從來不該佔滿生活全部。我們不需要為了「看起來努力」耗在辦公室——明明已經做完手頭的事，卻要硬熬到領導下班才敢走，這種無意義的消耗最是沒必要。項目趕進度的偶爾加班當然可以理解，但最珍貴的是每一份付出都能被看見：加班時能吃上一口熱飯，晚歸通勤費能報銷，回到家不用再抱手機等工作消息，知道自己熬的每一分鐘都有意義。

其實這樣的暖意，每天都在維港街角發生着。現在越來越多公司開始推行彈性工時等更人性化的制度，每一個趕夜路的夜歸人，都值得被生活溫柔接住：如果你剛改完最後一本練習冊合上電腦，包裏還揣着學生偷偷塞的草莓味棒棒糖；如果你剛拍掉鞋底水泥走出工地，手機剛彈出加班費到賬的提醒，正打算繞路給女兒帶她最愛的芒果布丁；如果你剛交完最後一頁報告關掉文檔，桌角還放着同事留的冰可樂。

職場裏的貼心讓人踏實，街頭巷尾陌生人的善意，更是能在不經意間給晚歸人遞上一份意料之外的暖：降溫雨夜的銅鑼灣天橋，晚班護士被賣花阿婆的竹筐勾了衣角，反倒掏錢買了兩支髮夾，給阿婆也別上一支，還遞了熱奶茶；油麻地小巴站，值班保安把剛買的熱菠蘿油塞給了拾荒阿婆，夜更小巴司機等最後一位乘客坐穩才發車，風裹着糖水舖的薑撞奶香，軟乎乎蹭過每個人的衣角。

願你今晚踩的每一步路都有暖燈照着，吹過耳邊的海風裹着堅尼地城糖炒栗子的甜香，廟街飄來的粵曲小調軟乎乎繞在耳邊。推開家門總有一盞燈為你留着，砂鍋裏溫着你愛喝的老火靚湯，淮山和枸杞的香氣漫滿整個屋子，枕頭曬過白日的太陽，剛好承托你一整天的疲憊。放心睡吧，今晚沒有要趕的待辦截止提醒，沒有響不停的工作消息，只有暖乎乎的好夢，等着你撞進去。

「海月隨人歸有路，滿城燈火暖歸程」，天星小輪的浪聲、維港的月光、滿城的煙火，和那些藏在角落的細碎善意，永遠是夜歸人最妥帖的伴。

《潮汕史》全方位揭示潮汕文化的來龍去脈

維港看雲

郭一鳴

黃挺教授新著五大冊《潮汕史》不久前由廣東人民出版社推出，筆者收到這份沉甸甸的厚禮，第一個想法是，今時今日還有學者願意花二十年時間寫出一部一百六十五萬字的學術著作，實在太難得。別說是撰寫，就是把一百六十五萬字讀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忙於打工搵食加上懶散，筆者只閱讀「前言」和前中山大學黨委書記陳春聲教授所撰的「序言」，以及瀏覽全書二十章當中部分章節，不敢肯定什麼時候把全書讀完。不過，僅所讀部分內容，作為一名潮汕人和潮汕文化的業餘研究者，已獲益良多。

最近十多年，潮汕文化熱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來自全國各地的遊客，一年四季源源不斷湧到潮汕三市汕頭、潮州、揭陽，追捧潮汕美食和潮汕民俗到了近乎狂熱的地步。特別是今年一部講述潮汕僑批故事的電影《給阿嬤的情書》風靡海內外，讓全世界都知道潮汕人有情有義。看到自己的家鄉成為網紅城市，看到家鄉的文化廣受社會大眾喜愛，筆者和很多本港潮籍人士都感到由衷高興，甚至覺得身為潮汕人亦與有榮焉。

潮汕文化熱方興未艾，坊間有不少討論甚至爭論：潮汕文化有哪些特點？這些特點是如何形成的？潮汕文化是正宗的古代中原文化的傳承嗎？筆者亦常常被問：潮汕究竟是三市還是四市（包括汕尾市）？「潮汕文化」與「潮州文化」有什麼區別？等等。近年學術界推出不少關於潮汕文化的著作，例如十年前廣東教育出版社推出的《潮汕文化三人談》，對具鮮明地域特色、源遠流長的潮汕文化作深入淺出的介紹，作者陳平原、林倫倫、黃挺三位潮籍教授在潮汕文化學術界鼎鼎大名。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則早於一九八九年在澳門舉行的第五屆國際潮團聯誼年會上，發表題為「潮人文化的傳統和發揚」的演講，首倡「潮學的研究」。黃挺教授這套巨著《潮汕史》，可說是饒公倡議潮學研究三十多年來的最新及最具分量的成果。



▲《潮汕史》，黃挺著，廣東人民出版社。　作者供圖

黃挺在「前言」開宗明義指出，他對潮汕文化歷史的講述中「強調了三個文化元素：以南中國海為中心的海洋世界土著文化，來自北方大陸的中國文化，在大航海時代隨潮流而至的西方文化」。這就點明了構成潮汕文化特色的地理和時代因素。陳春聲在該書「序言」中強調，「局部就是整體，現代的研究者完全有可能從潮汕文化的『局部』，全息地加深對中國文化的整體理解」。這段話幫助讀者跳出地域的視角去理解潮汕文化和中華文化的關係，正如他所指出，所謂「潮汕文化」的本質和內涵是「中國文化在潮汕」。

上周末得半日閒，正倚窗讀《潮汕史》，收到老友w兄轉發一篇網文，指王陽明心學沒有失傳，黃挺教授考證：藏在潮汕大地。筆者請教黃教授，在《潮汕史》第三卷第十章「鄉賢的政治建構：士大夫與正統文化」讀到相關內容。第一節「士大夫集團與明代潮州的學術」，詳細介紹陽明學說在潮州的傳播及潮州王門學派的形成，包括代表人物薛侃。薛侃於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登進士第，是王陽明門人，亦是王陽明兒子王正憲的老師。後來薛侃回到家鄉潮州丁母憂，在桑浦中離山中築茅廬為母親守墓，每天講學不輟。中離書院是當時潮州弘揚陽明學說最負盛名的講學地點。所謂陽明心學藏於潮汕大地，應該是指薛侃及其同門季本在潮州推行「鄉約」，將陽明學說融入鄉民行為規範，將倫理道德制度化為潮州鄉村社會的思想行為準則。了解薛侃為代表的潮州王門學派的學術地位和影響力（順便一提，饒宗頤教授著有《薛中離年譜》），可知數百年來「海濱鄒魯」之譽，對於潮汕絕非浪得虛名。

為何潮汕文化今天在全國大放異彩？令世人大開眼界的英歌舞、營老爺有何來歷？在這本《潮汕史》中都可以找到答案。如果您是海外讀者，想知道為何潮汕商幫在南洋叱咤風雲獨樹一幟，或者對僑批文化感興趣，筆者推薦本書第十九章「編織網絡：海外潮人社會與潮汕僑鄉的一體化」中的相關內容。總之，無論是不是潮汕人，只要對潮汕文化感興趣，這套《潮汕史》值得擁有。